

聊齋志異外集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齊志異外集

作者 留仙後人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印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全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 原序

從來有磊落之才。以負於時。然後有奇特之文。以行於世。達時文章。垂宇宙。窮亦著述。重名山下。筆有神。立言不朽。使世之人。讀其書。而知其文之奇。不禁歎賞不置。樂而忘倦者。唯解仙先生聊齋一書。窺乎莫當矣。蓋先生畢世精血。萃於聊齋。是其命意措詞。不特氣冲牛斗。抑亦炳若日星。宜乎膾炙人口。戶置一編。共歎爲絕無而僅有者矣。不意後來居上。又有志異外集一書在也。其中牛鬼蛇神。無奇不有。直與聊齋筆無二致。言有同心。謂是書爲聊齋後身非歟。說者謂先生一身力學。僅見聊齋。必足以盡其才。故轉爲後身。復著是書。以竟其功。是說也。姑不具論。然第觀其文。殆與聊齋如出一轍。謂是書卽聊齋也。可謂是書勝於聊齋也。亦無不可。吾知世之讀是書者。定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歲在甲寅端午日平江瀛園居士識

# 新序

異者何。不同於常也。就人情論之。因喜常而惡異矣。而不知天下事物。本無所謂異常也。所謂異常者。人之見耳。少所見者。多所怪。雖常亦異矣。囊駝之背。遼東之豕。是其證也。且夫異者。常之對也。惟其有異。方明其常。惟其有常。斯覺其異。是異常者。相證相明。既不可執彼以例此。亦不能據此以議彼。况乎古之所謂異者。今則以爲常矣。今之所謂異者。安知後日竟以爲常乎。故常異之說。乃人自爲拘墟。非事物之果有異常也。知此說者。然後可以讀志異之書矣。聊齋志異一書。固誌異之巨著也。而蒲子之誌異也。記其異。又論其常。傳於怪必明於人。語雖遠而旨則近。言似誕而實近理。孔子之所不語者。暢乎言之。而仍衡之以中庸之道者也。况乎文筆精潔。記事詳覈。宜其蜚譽藝林。膾炙人口。而獨成一家也。雖然。天下事物。日出不窮。蒲子之所聞見者。固已載之竹帛。而蒲子之所不及見。不及聞者。又不知凡幾。若聽其湮沒。而無踵起者。繼其志。則異事之汨沒者。定必不少。甯不可惜。此留仙後人所以有

誌異外集之作也。予觀其敘事則奇而真。見解則婉而警。置之蒲子集中。直可以亂楮葉。蒲子有知。定必引爲知己。欣繼起之有人也。嗚呼。立德立功立言。士之志也。士而以立言著。遇已悲矣。立言而託之於誌異。更爲悲矣。二子之名。因誌異而傳。固二子之幸。而二子之遇之困。亦可想見。二子不暇自悲。而後人悲之。又不可謂非二子之幸也。誌異云乎哉。乃者時子希聖。將整理本集。工作介紹于予。予遂於校勘之餘。做蒲氏聊齋志異圖詠之例。每篇各繫以一詩。並加眉批。以示景慕云爾。

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首夏望後二日趙琴石序於虞陽之見山堂

# 目錄

## 卷一

王再來	一
巧巧	三
天台道士	八
劉車夫	一〇
鮑生	一三
孽鏡	一六
周翁	一七
秋水小姐	一九

## 卷二

圓實	二一
曲沃婦人	二四
單父隸	二五
鬼叉	二七
鱗鼠	二九
我有油	三〇
和合草	三〇
冬蟲夏草	三一

卷二

素素	.....	一
吳伶	.....	五
二伶	.....	七
巧哥提兒	.....	九
徐觀察	.....	一一
繆臬司	.....	一三
孫生	.....	一五
王似鶴	.....	一
那利	.....	二
雨銅菩薩	.....	三
番蒜	.....	四

賈煥林義	.....	一八
覺羅郎中	.....	二一
血怪	.....	二四
豐潤城隍	.....	二五
三絕	.....	二七
張方海	.....	二八
籤驗	.....	三一
翠芳	.....	四
李氏婦	.....	八
賓州羊	.....	〇
蔡狀元	.....	一一

卷四

杜于皇	一二	無著	二〇
王壽星	一三	鬼聽經	二二
于二神仙	一五	改中第七	二四
李五	一九		
小年	一	鄒氏異事	一九
劉憲圃	六	平泉女兒	二〇
館師對	一〇	食牛誠	二二
馬提督	一一	秦悅	二三
滇南三怪	一一	風吹石	二五
餓鬼	一五	獸音	二五
胡撫軍	一八	三白瓜	二六



卷五

青主先生……………一

醉劉……………三

蔡判……………七

夢徵……………一〇

薛素……………一二

李俠客……………一四

馮郎……………一五

白所學……………一八

卷六

兩孝子……………一

飛魚……………三

陳太史……………一九

藏書……………二〇

李都司……………二一

李文美……………二二

夢洗馬……………二三

兩城隍……………二四

栗參政……………二六

藍出於白……………四

原襄敏……………五

卷七

神鉞	五
神龍	七
烏鳥	八
某氏婦	九
不灰木	九
鐵	一〇
煉石	一一
白隱	一二
城步令	一四
顧武陵	一七
文綰	一

王甲	一一
柳翁	一二
山魃	一三
非煙	一四
宋釋之	一七
身本	一八
蕊珠	一九
尸怪	二〇
春藥鬼	三一
套詩	三二
小環	四

卷八

景州女	七	孝牛	二二
沈生	九	傳書	二三
屈公	一二	周將軍	二四
吳先生	一五	潘郎	二五
永甯村民	一七	銀虎	二六
水妖	一八	地鼠	二八
宅怪	二〇	李六吉	二八
黃老	一	萬圃肯	七
杜大娘	二	冤家	八
葛衣仙	四	莊俞	九
邢化	六	大頭鬼	一〇

杭州城隍……………一一

泥判……………一二

完顏氏……………一三

失禪……………一四

趙潔……………一五

許僕……………一六

夜獬子……………一七

串戲……………一八

郭玉……………一九

尸異……………二〇

靈牌……………二一

窟金……………二一

俞俊……………二二

趙小姐……………二四

題詩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卷一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王再來

風雪攤書督責深 最難二弟肯低心

成名不墜先人志 吐氣何妨一振襟

科舉之流  
毒有如是  
者。

王呂識字再來。榆次人。世業儒。自其父兄以讀書故。貧無寸錐地。父歿。弱弟二。方數齡。仲習書。季蕃。再來執二弟手。請於母曰。今欲農無田。欲買無資。不稼不買。憧擾世俗場中。免凍餒不可得也。忍凍餒。向詩書。求生涯。母其許之乎。母曰。可。遂去城之鄉。以小車輦。母及二弱弟。車傍懸紡車一。釜一。空囊布裙一。道遇友人問曰。再來何往。答之。徒友曰。釜是懸而囊已摧。子其徒而何以爲之炊。再來笑不答。輦之而去。啓蒙館。大風雪中。社友訪之。聞吟聲。呼再來。令出。內應曰。我以天地爲室廬。室廬爲衣裳。願與子同袍。子其入。子入。當知我不可出矣。友

如此一片  
苦心。母乃  
大殘忍耶。

二弟幸哉。  
若不克成  
名。則必死  
于凍餒與  
瘧楚中矣。

人見身無敗絮。而几上攤書焉。二弟少長。課以讀。少不中程。輒痛楚之。二弟不能堪。逃野墓中。竟日覓不得。白母。母泣。再來亦泣。傍晚樵者見而送之歸。二弟泣牽母衣。求兄恕。母凄然謂再來曰。盍緩圖。汝不念熒熒者已無父耶。再來跪請曰。兒正因無父故。父在教之者父也。父見背。非兒教之。兒代父教之也。與其不讀書凍餒死。不如因不讀書。釜楚死。兒與其教不義方。致其凍餒死。不如教以義方。致其釜楚死。況釜楚不致死。終於凍餒必致死。不釜必不讀。不讀必致凍餒。此慈母所知也。母曰是也。遂令痛責之。二弟學日進。數年並補弟子員。各舌耕。再來課之。五日爲期。至期左攜酒。右執戒尺。中程歡酌對飲。不中程必責之。而後去。歲戊午。仲及季已爲名諸生。鄉試寓省邸。課仲以文。文成。同寓交譽之。再來自外至。取視罷。遂擱以掌。衆勸。怒不解。衆曰。仲文豈不佳。再來曰。佳則佳矣。其如不售何也。我同伊來。願其售。不願其徒作佳文也。衆以改作爲勸。許之。文再成。再來笑曰。闈中若是。豈有不售耶。仲遂以是科舉於鄉。數年。仲成進士。季亦舉於鄉。家漸豐。仲授四川縣令。季亦選貴州縣令。賀客滿堂。母出謂仲若季曰。皆汝伯兄之錫也。再來長跪垂涕曰。兒何功。兒以課督故。屢傷手足情。

不知者謂兒手之忍。不知兒心之痛也。當痛責仲與季之時。兒豈不知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之爲得耶。二弟能聽兒訓。奮志成功名賢矣。兒何功。一日易新衣出市。遇友人振襟曰。予從今資二弟力。不復以室廬爲衣裳矣。再來學業淵博。楡之名下士。拾青紫者多出其門。在愈六旬。學益篤。益不售。而應舉不少衰。或勸之。再來曰。不第命也。不應舉非命也。幸天假我以聰明。不蒙蔽。益我以筋力。不衰疲。應舉而舉不舉。聽於命可矣。何害。竟以副車歿其齒。

外史氏曰。兄弟怡怡其常也。處再來而專尙怡怡。仲季雖才能保其終能成就耶。世傳習書初學八股時。崔御史致遠徵服至其館。再來不識。一舉手。仍執仲文點竄之。崔旁謂曰。改某句佳矣。更益以某某二字。當更佳。再來知非常人。悚然起敬。出其文質之。崔曰。子之文可傳而不可售。若所改童子文。後必成進士。子功名殆不如也。嘻。豈再來簡練揣摩未到與。抑科第之文。別爲一途與。然戊午省邸公決仲之售如響。且門下士多拾青紫者。又何以說焉。

### 巧巧

癡兒竟欲擬長卿。

真個奇緣月下成。

纔得芹香卿已死。獨揮情淚弔花坪。

此之謂天  
真。癡想可  
笑。

海州浦四郎少聰慧。美丰儀。年十四。讀史。酷慕司馬相如之爲人。裂布放犢鼻褌。往來鳧趨廳堦下。摹擬當爐人交語狀。春時折鮮花數枝。插膽瓶中。對之。或半日不轉睛。時問學侶曰。古人常以花比美人。美人與花若是班乎。或云花勝。或云美人勝。四郎未能信。深思不置。有時竟夜不能寐。然實不知人間有狎褻事也。世宦家近舍有宜園。雖湖山已舊。而花木繁殖。遇春時。燦爛爲一鄉冠。園之外。一老翁躡屨居。翁無婦。二子力田。一女曰蕙。年十八。九修整而潔。宜園有甘泉。鄉人多汲之。因寄鑰於女家。海棠半開。四郎欲採爲案頭之供。覓鑰女家。女出盼。四郎不轉睛。因付鑰而輕搔其手。四郎面頰接鑰疾行。默思曰。是胡爲愛吾之貌。吾之美在貌。而不在手也。愛吾手能書。夫手又何益於女也。是胡爲折花數枝出。女早待之曰。盍簪我。遂頰首睨四郎。四郎遺花一枝。忽避去。次日復遇於園側。女見之笑。旁顧無人。執袖令入室。四郎絕裾遁歸。月餘不敢窺園。屆穀雨。牡丹盛開。太翁偕以行。阿蕙從往極般。至乘間輒斜睩。四郎臨歸。又偷牽四郎衣。四郎歸思曰。阿蕙睨我者數矣。然卽入室。亦不過執女手。



之卷然已耳。此外豈尙有別事。再過時。竟入室。看如何。凌晨至阿蕙家。翁與兩兄俱出。女獨留。隔窗見而呼之。四郎入。女逗之以足。遂抱於懷。遲之又久。然後知前之搔手送睽。蓋爲此也。復訂後期。然太翁家教嚴。無事卒不許履戶外。惟日落燈前。陪塾師飲酒。約三二斤許。是時不暇禁。四郎乘間。如潮汐之有信。應時與阿蕙往來焉。年餘失血。臥牀不能起。延醫診視。謂爲癆瘵。父兄念是讀書費心所致也。調養少愈。不甚束縛。得以散步閭巷間。一日。見宜園之南紫柵內。一女子年十五六。散髮梳洗。長竟委地。承以盞蓋。鬢鬆圓朗。而圓與盞蓋周圍等。手挽五扣。乃可打梳至稍。一仰面。光彩四射。覺柵籬俱晶瑩有色。四郎呆立。女一盼避去。四郎因至阿蕙家。問之曰。宜園南有女子。年約與僕等。鬢髮委地。無粉而玉色。無脂而桃顏。端嚴中饒丰致。是爲誰。蕙曰。是名巧巧。固所謂衣布帛。而豔於錦繡。簪野花而媚於珠翠者。惜君未見其笑耳。四郎曰。卿自謂比卿何如。蕙曰。妾之與巧。如狐之與仙。卽以仙論。亦如蕙變成之與林雲紫微。不如也。不如也。然豈止妾不如。恐世亦少如之者。四郎呆坐。蕙搖四郎肩曰。若願之乎。四郎曰。何得。蕙曰。妾請爲女崑崙。五日後復命。四日。四郎至。蕙曰。孺子殆以